

# 驚喜感傷「廣交」樂韻



4月20日「廣交」下午茶「著名歌劇音樂精華」崔崢榮與張學樑高歌愛情三重唱 攝影：許穎

廣州交響樂團四位青年弦樂好手：方海燕、赫寶珠（一、二提琴）、陳柏成（中提琴）及王一如（大提琴）組成的琥珀弦樂四重奏，在星海音樂廳室內樂廳舉行的「金色弦韻維也納」（4月19日），演奏了莫扎特和舒伯特兩首弦樂四重奏，既有驚喜，亦有感傷。同樣地，翌日下午廣州交響樂團在交響樂演奏廳舉行的「著名歌劇音樂精華」的表現，同樣是既有驚喜、亦有感傷。

文、圖：周凡夫



4月19日琥珀弦樂四重奏上半場演出留影。

## 「琥珀」奏出均衡激情

「金色弦韻維也納」是「廣交」室內樂音樂會系列的節目，驚喜的是，當晚「琥珀」能將兩首作品的不同風格處理得很分明；上半場莫扎特的降B大調第十七號弦樂四重奏《狩獵》，奏出了古典風格的和諧均衡色彩，透明感亦不錯；第二樂章第一小提琴奏出小步舞曲主題尤為美妙動聽，終章奏鳴曲的主題輪番在各提琴中奏出亦美妙動人，那可是讓人感到和諧愉悅的音樂，挑剔點說惟大提琴中間會有稍強而突出的小疵。

下半場改由特邀的王佳奇領軍奏第一小提琴，大提琴的座位亦與中提琴互易，由接近觀眾的前舞台後移，在中提琴之後。結果下半場演奏舒伯特的A小調弦樂四重奏作品29號，大提琴再無過強的現象；更重要的是，四把琴奏出了浪漫派音樂豐富的色彩變化，和在節奏上、力度上無比鮮明的對比效果。那可是讓人感情起伏，飽含着多樣情感的音樂。

可以說，當晚「琥珀」對莫扎特（古典）與舒伯特（浪漫）這兩位著名作曲家的風格掌握得很到家，證明「琥珀」能於2011年中國音樂金鐘獎弦樂四重奏比賽中贏得「全國十強」，去年八月又能在首屆助非爾德國際弦樂比賽青年室內樂贏得季軍，絕無半點僥倖。

## 歌劇情感濃烈且深刻

翌晚的「著名歌劇音樂精華」音樂會是「廣交」

「周日音樂下午茶」系列的演出，當日一票難求，觀眾情緒隨着音樂會推展而高漲；西方歌劇在廣州可說欠缺傳統，但從這場普及歌劇的演出來看，觀眾顯然是越聽越有興趣，大部分觀眾都很專注和投入，常任指揮林大葉能言簡意賅地道出歌劇的序曲、詠嘆調的背景特色，很有效果。不過，更重要的卻仍在於所選的樂曲，和樂團上下各人能全力以赴，全情投入，讓觀眾感受到西方歌劇音樂的色彩和濃烈深刻的感情，能發揮音樂的感染力，最為關鍵。

當日上下半場都安排序曲來作開始及結束，所選四首歌劇序曲，包括《費加羅婚禮》、《萊奧諾拉》（第三號）、《塞利維亞理髮師》和《紐倫堡名歌手》，都是旋律鮮明動聽，但又各有不同情調色彩，和帶有強烈感情的戲劇性音樂。此外，音樂會中還邀請了廣州兩位具有實力的歌唱家，女高音崔崢榮和男高音張學樑，分別在上下半場各自演唱了兩首詠嘆調，最為讓人感到驚喜的是兩位歌唱家



4月20日「廣交」下午茶「著名歌劇音樂精華」林大葉現場向觀眾講解 攝影：許穎攝

最後攜手高歌《蝴蝶夫人》的愛情二重唱，這是由多段感情變化複雜且細膩的歌曲組成的二重唱，長達十四分鐘，兩人不僅能唱出雙方情感變化的層次，更能配合歌唱內容，邊唱邊做，為此，全場觀眾亦能無比安靜專注投入到這對新婚戀人的感情世界中；為此，最後兩人還加唱了《茶花女》中的《飲酒歌》才能下台。

## 探戈慢板悼念陶曉朝

這兩場音樂會讓人傷感的是，樂團中的雙簧管樂師陶曉朝在四十五歲的英年，由於腦癌逝世。樂團正為佛山的音樂會排練，當日上午（4月17日）傳來他病危消息，排練提早一小時結束，樂團上下趕到醫院去探望他。翌日樂團到佛山演出後，和他於樂團中共事，旁坐演奏了近二十年的現任樂

團團長陳擎，深夜再到醫院去看望他時，已彌留不省人事，「金色弦韻維也納」音樂會舉行的當日上午離世，遺下妻子及幼女。

為此當晚音樂會後向觀眾宣佈此一噩耗，四重奏隨即加奏了阿根廷作曲家皮亞蘇拉的《探戈》。該曲在熱烈的激情中散發着一點點感傷哀愁，正好是陶曉朝這位在樂團中人緣極佳，為人樂觀，幽默風趣的演奏家一生的寫照。

翌晚「歌劇音樂精華」音樂會後，林大葉亦向觀眾宣佈了此一傷感消息，樂團亦加奏了巴伯的弦樂《慢板》以作悼念。一曲奏畢，但見林大葉雙目已通紅，鞠躬走下指揮台後，便匆匆拉着首席張毅退場，將音樂會結束。事後才知道張毅退場時亦已淚盈滿眶。

弦樂四重奏與歌劇，都是飽含着深刻情感的音樂，前者傾向內斂，後者則外露，面對共處十餘二十年音樂戰友的生離死別，痛苦傷感難免，但在表演藝術此一行業，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爭取保持順行演出，這種專業上的要求，在這次事件中，「廣交」做到了，而且還能將傷感的力量凝聚到音樂中，無論是四重奏還是歌劇，都能奏出滿有人的感情，讓人驚喜的音樂，相信陶曉朝天上有知，亦會發出讚賞的笑聲！

敢觀舞台 文：小西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# 香港的50呎豪華生活

不知道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「劏房」成為了香港人生活狀態的最佳比喻。

香港的土地樓房，向來有價，而且不菲，但貴到一個已經超乎一般市民負擔能力的地步，卻是晚近的事，而「劏房」正是這樣的時代產物。當然，「劏房」並不是現在才有，1973年楚原導演的《七十二家房客》，便反映了當時「劏房」盛行，只是那時「劏房」不叫「劏房」，叫「板間房」。當然，時代不同了，《七十二家房客》的時代，全民均貧，住「板間房」是捉襟見肘的環境下無可奈何的選擇，但廿一世紀的香港GDP與盈餘高企，還要住「劏房」，實涉及整體社會財富(再)分配的公義問題。近年，拜大眾媒體的關注，「劏房」終於浮出水面，終於「可見」。但吊詭的是，在一個凡事媒體化的年代，事件愈「可見」，反而令事件跟一般人的生活愈離身：這些都只是「他人的事」，他們很悲慘，但他們就是他們，彷彿跟我們無關。他們的故事，跟其他只有一天壽命的新聞一樣，過目即忘。

## 「視而不見」的劏房豪華生活

由影畫戲製作、羅靜雯導演的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，則要我們直面這些「視而不見」的劏房生活，而更重要的是，這不單是「他們」的生活，而是我們普遍生存狀態的反映：他們就是我們。

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的創作靈感，明顯來自年青作家林小龍的著作《我的豪華劏房生活》。根據該書，作者是一名碩士生，因為家庭問題被迫搬出來隻身租住劏房。他租住的劏房雖然只有區區50呎，卻「有廁所，有冷氣，有電視，有雪櫃，有千多本參考書，有電腦，有打印機，有上網」，作者更自豪地稱呼這個房間為「豪華劏房」。很明顯，在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創作人的眼中，林小龍的豪華劏房生活是「例外」而非常規。雖然林小龍的豪華劏房生活很真實，但由於抽離脈絡，一切的呈現又顯得非常超現實，實在吊詭。

實際上，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的下半場，便幾近平淡如水地呈現了一個一家四口的劏房住戶的日常生活。在這狹小的空間中，每一個家庭成員的私人空間幾乎是零。相比之下，碌架床格可算是這個劏房戶的唯一私人空間：在哪裡，哥哥可以打手槍，妹妹可以發白日夢，但現實逼人，有時哥哥打手槍會意外地給妹妹撞破，而妹妹的白日夢則會給隔壁的噪音吵醒。與《我的豪華劏房生活》的夢幻相比，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的夢很卑微，卻真實。

## 劇場演出是一項行動

然而，更有趣的是，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一開始便利用了劇場的整體空間佈局，呈現了這種「視而不見」的狀態。事實上，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老早就



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 影畫戲提供



把一間真正劏房放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的中央，但因為劏房給圍起，觀眾只能透過現場攝錄機，一窺劏房內的狀況。

與下半場的平淡演出風格相比，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的上半場演出，基本上採取了一種比較戲劇化(有時甚至有點浮誇)的風格。上半場除了為理解整個劏房問題，提供必需的語境外，更突出這個富貴城市裡的貧窮問題的荒謬性。與此相對，下半場的平淡卻盡量不讓劏房問題變成獵奇的對象。從創作人的整個藝術與美學取向，我看到他們對社會草根階層的尊重，在一個凡事「門爆」的年代，這實在難能可貴。

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演出結束後，演員竟派明信片給觀眾，呼籲觀眾「走出劇院後，請行動起來」。換言之，對於《我的50呎豪華生活》的創作人來說，劇場演出是一項行動。這無疑重拾了小劇場美學中最難能可貴的行動精神。

其實，「劏房」不就是香港人捉襟見肘的生存狀態的寫照，只不過有人過的是「50呎豪華劏房生活」，有人過的是「700呎豪華劏房生活」！他也是你和我。

藝@北京

## 拋給中產階層的一個簡單問題

有一所兩三層高的房子，不在乎它在哪裡，早晨推開窗子，看見院裡游泳池波光粼粼，在一把遮陽傘下，喝着一杯鮮煮的咖啡……這樣的場景描述，在話劇《遇見心想事成的自己》中至少出現了三次，它的主題因此變得非常鮮明——我們究竟想要過上什麼樣的生活？

一個海歸闖入了勾心鬥角的職場，由一個淳樸的青年變成了瘋狂的逐利者——這麼說也許不合適，就像劇中所描述的那樣，他是為了理想才變得那麼現實，而他的理想是什麼？是有一所兩三層高的房子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，這樣的理想讓他如墜夢魘。

在當下，房子，游泳池，一個晴朗的早晨，無所事事地喝杯咖啡，何嘗不是許多人的夢魘。說它是夢魘而不是夢想，是因為許多人被這個設想綁架了，他們爭先恐後，踩着別人的肩膀或者頭顱拚命往上爬，喪失了體會生活樂趣的時間，為了一個被設計出來的生活方式，被折磨得頭破血流。《遇見》即針對這個群體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：你覺得這樣活着有意思嗎？

問題簡單，回答起來卻很困難。劇中人在面臨抉擇的時候，要忍受着斷骨一樣的疼痛。海歸陳正南為了給女友一個漂亮的家、給父親治病，在很短的時間裡把厚黑學運用到出神入化，孫恆海為了當上副局長自稱「小孫子」，胖馬為了保住自己的總監位子只能打壓下屬，Linda為了副總裁的位子不惜與男友分

手……這一切都冠以理想的名義進行，而理想在錢慾、權慾面前，只不過是一個遮羞的工具。

這是一部市場上少見的針對中國中產內心世界而創作的話劇，它圍繞中產階層到底想要什麼，展開了詰問，歡笑是劇中人物誇張的表演以及機靈而智慧的台詞帶來的，但在笑聲背後，它還是能夠觸動觀眾內心最柔軟或許也是最不願、不敢面對的東西，我們能否像劇中人那樣，最終明白，哪怕理想不曾實現，也絲毫不耽誤安心地生活、踏實地愛——這不是需要每天掛在口頭上的宣言，而是踐行理想最可行的做法。

美國作家阿爾比的劇作《慾望花園》，因對美國中產階級的虛榮進行嘲諷而成為經典，這部劇所描述的美國中產的生活願望包括：大房子、溫室花園、第二輛車、孩子的貴族學校，和《遇見》中的中國中產的生活願望驚人相似。中國中產的精神現狀，何嘗不是美國中產曾經歷過的魔怔？在對金錢與幸福之間的關係詮釋中，《遇見》和《慾望花園》一樣，回歸了最樸素的情感，但這並不會讓觀眾心頭真正舒緩下來，因為大家知道，走出劇院，生活還在繼續，已經身陷的漩渦，仍有強大的不可擺脫的控制力量。

《遇見》終場前，演員面向觀眾席，拋出了這樣的問題，故事中的角色改變了，現實中的他願意改變嗎？那一刻沒有掌聲沒有回應。

文：韓浩月

## 精彩放送



## 進念新劇季 劇場大爆炸

大爆炸是一切的開始；從那最微小的一點，空間、時間、物質、能量，如是誕生。進念的劇場，從意念開始，創造出嶄新的空間、嶄新的時間。在這實驗的中心點，不同的媒體——光影、聲音、錄像、裝置、還有人——透過交流的撞擊，迸發出各種可能性，衍生出豐富多彩的表演作品。

進念新的劇季以「劇場大爆炸」為主題，精彩節目有：多媒體舞蹈劇場《如夢幻泡影》，用聲音形體斬新演繹《金剛經》；榮念曾的實驗劇場《觀天》，與九位獲獎昆曲演員一起，將當下議題放入劇場的實驗空間；當代與傳統——一桌兩椅實驗《備忘錄》，則進一步探索戲曲的邊界。政治喜劇《東京西宮11搵鬼做特首》繼續來襲；風格迥異的舞蹈家黃大徽與邢亮互相對照的《無||雙》；以及再現張愛玲的經典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。

劇集完整節目小冊子，請參考 [http://issuu.com/zumi\\_icosahe-dron/docs/2014\\_programme\\_brochure](http://issuu.com/zumi_icosahe-dron/docs/2014_programme_brochure)